

致堂讀史管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二

東昏侯

齊紀

太尉陳顯達伐魏

報施之文當稱其情有人待我以橫逆君子必自反何以
致之而修其事既無以致之矣而橫逆猶是也則以女人
待之而終不較也匹夫猶好於鄉黨尚不可違此道況有
天下國家者乎先是魏伐齊問其篡立之故及聞齊喪即
日班師是責我以義而待我以禮矣齊宜如何遣使告喪
謝其矜卹申飭邊境勿得外侵則處已處人兩得之矣東
昏既不知政陳顯達擅命興師禮義俱亡情文並棄是夷
狄也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俄而大敗僅以身免齊不復
北討遂至於亡蓋始乎此戰矣顯達首事又無責罰是啓

反叛之漸也然東昏何貴焉

魏主連年在外馮后淫恣魏主聞之右懼使女巫厭禱曰一
旦得如文明輔少主稱制者當賞報不貸事竟魏主曰吾以
文明家女不能廢但虛置宮中有心庶能自死

馮后之麗於罪也其失由孝文也右者文明太后家女也
文明太后殺顯祖孝文之讎也既不當納幸而以病出還
私家且為尼矣不勝私情又召入拜昭儀用其言廢正后
而立之是孝文為子之道為夫之義好色之心聽言之明
於焉皆失豈不為盛德之累哉

聖主疾甚謂司徒賜曰吾殆不起嗣子幼弱社稷所倚惟在
於汝汝其勉之賜泣曰臣以至親父參機要寵靈輝赫海內
莫及所以不辭正恃日月之明今復任以元宰執握機政取

罪必矣周公大聖猶不免疑而况臣乎魏王默然久之曰詳思汝言理亦難奪乃以北海王詳鎮南將軍王肅廣陵王嘉尚書宋弁太尉禧右僕射澄等輔政

當孝文之季魏室親賢無出元勳之上者所宜位以元宰任兼軍國受遺託孤爲宗社計法成周之用且戒慕燕之委評而勳亦當抑冲退之私情體家邦之重任則兩得之矣而孝文與勳慮不及此易卅之後禧詳亂政魏業浸衰惜哉夫勳之所爲懇懇避權者殆已見太子之不足與有爲耶孝文五歲而知代親之感嗣恪十六而未識政事之方此固勳所不願當事者也然貴戚之鄉存亡所同義不應爾與其謙讓遠引終不自全曷若侃然立朝以身殉國乎

魏世宗追尊皇妣高后爲文昭皇后配饗高祖封后兄肇爲

平原公

祖宗所爲而善百世不可改其有失者隱而不舉則孝子之道也魏高宗事親至矣人臣之行如王祥亦不能有加矣稽古右文而其德孝廟謚之當自古鮮儼矣此世宗所宜兢兢翼翼是則是做者也父歿未逾時遽崇妻母顯貴外族恩禮赫然前世未有其不能繼志述事如此魏德之衰浸可卜矣雖然世宗之爲是實孝文有以致之也正后有德操以譖而死次后無婦道以罪而殺世宗旣立長樂虛宮則不得不追榮高氏以爲母家乃勢所必至也豈非孝文之過乎

帝自即位不接朝士專信宦官時始安王遙光尚書令

嗣右僕射江柘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柘衛尉劉暄更直內
省帝失德浸彰柘議廢帝立江夏王寶玄暄素忌寶玄欲立
建安王寶寅遙光意欲自取以微旨動柘柘亦勸柘立遙光
柘意回惑暄以遙光若立己失元舅之尊故遲疑久不決遙
光怒遣人刺暄暄覺之遂發柘謀帝誅柘柘

廢立事之最大者也舉之而當猶有言其罪如嚴延年之
於霍光者而君子與之以見不可不慎也如此考春秋衛
事所以有罪爲寗殖所逐而殖子喜納之剽立非其次又
夫有說爲喜所殺則喜之罪亦少減矣而聖人書曰寗喜
弑其君以是知廢立之事大舉之而當猶未有以逃責况
私意乎東昏失德天下共知廢昏立明以安社稷固大臣
之任也而江柘江柘初不知諸王孰賢有人望爲羣心所

爲者先欲立寶玄又欲立寶寅又欲立遙光而劉暄者於
寶玄則有平昔之嫌於遙光則恐失元舅之尊是純以私
意謀也舉棋不定不已太乎其爲戮也宜矣

初高宗臨殂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每謀誅大臣皆
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皆莫能自保

善爲子孫謀者必教以安固之道異哉齊明之謀也人主
以一身寄於萬民之上猶屋室焉民其基也藩輔其墻屏
也猶身焉大臣其股肱也宗支其肺腑也善人君子其元
氣也政事法度其血脉也六者備則其國家猶天建地設
而其身猶據太山而四維之雖欲危士不可得已今乃教
使猜防豫慮先事制人其子才智非如而凶暴加甚致左
右前後人不自保江柘江祀蕭坦之劉暄沈文季徐孝嗣

相繼誅死於是舉兵尋陽而陳顯達叛求降于魏而裝

業叛還軍廣陵而崔慧景討之牙雍州而蕭衍叛東

罪而陳伯之叛幹方大臣既叛于外於是湏昏人出而

假叛謀有誅廢而張欣泰叛奔姑孰走而申胄叛以東府

城降而徐元瑜叛以新亭降而李居士叛被讒懼誅而王

珍國張稷叛何爲不於未叛之時先事誅之而反出其後

乎蕭衍之起也兵萬餘人耳至是東昏實甲猶六倍之而

不能保其首領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孫者順道也齊

明之謀逆理既甚無以燕其子矣又况東昏之罪浮于紂

乎

陳顯達反於尋陽帝遣崔慧景討之至廣陵慧景會諸軍主

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狂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

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安社稷如何衆皆響應於是還軍
向建康臺軍屢敗官門皆閉崔慧景之子也與其將崔恭
祖爭功慧景不能決忝祖請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不
從慧景好佛日對客高談恭祖每陳說皆不用積其怨恨遂
詣城降衆心離散慧景敗走追斬之

佛之學以世事皆塵幻電影生滅不實無足爲者欲人盡
弃之然後能趨於空寂之妙崔慧景方何所爲而對客談
佛耶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前事之師也所宜忠心想
慮爲國大計如周公之中夜以思惟恐其不合於三王也
合則坐以待旦起而行之其恐違道而欲及時如此今慧
景稱兵向闕其事逆矣而以幼主昏狂欲安社稷其情若
順順之功逆之罪皆未可知也其責不亦重乎而乃遇紛

不能解情勝不知戒清談廢務多暇日焉其欲順之情不
能著見而為逆之事坐及誅夷不足悲矣且覺者子也誠
有勞效猶當為諸將孤以伸智能之士作三軍之氣乃使
與人爭功不知抑而止之慧景之言曰朝廷壞亂危而不
扶彼其總衆危亂不自理也又何暇朝廷之論

慧景之反也蕭懿將兵在小岷帝遣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
起將兵入援蕭衍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明賢之
主尚或難立况於亂朝何以自免既滅賊行伊霍之事萬世
一時也不爾便表還歷陽託以外拒若一朝放兵必生後悔
懿不從慧景死懿為尚書令驛旨王咺之等憚懿威權諧之
曰懿將行廢立帝以為然或以告懿勸之出奔懿曰自古皆
有死豈有敗走尚書令耶及帝賜藥懿且死曰家弟在雍

深為朝廷憂

昏主暴虐不足為忠而蕭懿事之忠不足為死而蕭懿致其死若懿者節之上六苦節者歟居險之極而固守之其道窮矣夫以東昏之惡比紂為浮正使同姓比干立于其朝而以極諫剖心必不得與三仁之列矣則懿之死也於義何居小峴投箸應詔而入遂戡天難以綏國步忠之施於東昏者盡矣用蕭衍之計託以外拒表還歷陽是以苦為悔可以無凶者知不能免坐待金甌其智不足稱也是故士而不幸處乎昏亂之朝無一而可者為徐孝嗣沈文季蕭懿則不可為陳顯達裴叔業崔慧景又不可為蕭衍則又不可然則奈何孔子曰無道則隱富且貴焉耻也夫富貴乎無道之邦又欲行不失義雖聖人猶難之

雍州刺史蕭衍起兵移檄建武以數帝罪惡

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聖人也而後世論者猶以為過何不
以江左觀之劉子業劉昱蕭詧蕭業蕭寶卷之徒其所行事
人倫道盡有桀紂之所不為者責宋踐梁衍以臣伐君彼
固為法受惡不得辭也而使昱卷凶淫不道肆於民上或
以叔父為猪而將屠之或縛孤為考而親斬之內則九族
外則百官下則萬民無晨夕晝夜惴惴慄慄不保生理而
曰彼君也君可伐乎如此則天為民立君元后作民父母
之道息矣詩人之刺其君者或曰狂童或曰狡童或曰碩
鼠或曰烏獸孔子編詩存而不刪而湯武之事則備載誓
命以見桀紂之惡斥為獨夫且謂商革夏周革商合澤中
有火之數得順天應人之義及周之衰也黍離之詩次于

國風成周之城美諸列國而天王之位降矣故曰天無常親民無常懷社稷無常奉以此防民猶有不畏檀車之聲如五朝之亡主者而謂湯武非聖人孟子爲孔子之罪人也而可乎

魏詳以禧驕奢負滯白於魏主且言賜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魏主然之詔賜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詳爲大將軍

甚矣昏主之不可與有爲也元禧以有過惡爲人所白而元勰以得人情爲人所譖夫白禧而譖勰者皆元詳也魏主悟於是年十有六曾不知勰之賢不可去朝廷而禧之罪不可爲上相一升一黜而責詳以離間親賢不忠於國而治之則主斷明君聽清朝廷治而中外服矣乃罷勰而進禧詳又被權任焉魏政欲不衰得乎以賢爲疑以讒爲

忠而不亂者蓋無有也

魏主以親政權不自安會魏主出獵禧欲發兵襲之自旦至
哺謀不次魏主還事則賜禧死由是益疎忌宗室

甚矣昏主之不可與有言也元禧爲上相以驕奢貪滯所
爲不法爲人所白魏主既聞之則宜詰其是非毀其有無
審如所白黜而去之以任親賢則禍亂無首而起矣乃置
而不問反疑元勳能使就第而禧也進拜三公是魏主所
猜防者在賜之得人心而不怒禧之多爲不法也則禧之
謀反是魏主養成之矣且以禧之故而并忌宗室魏之離
析分崩蓋於諸此故曰邦之杌隍曰由一人

帝作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
撤屋而徙之隨即枯萎朝暮相繼

五子之歌言酒色禽樂宮室之荒未有不亡者古之時人
朴而俗質或記事者言其大槩耶何不若後世之荒而淫
也至武王數紂則有臺榭陂池之害臺榭陂池宮室之類
數卉木竹石臺池之飾數斥而大之侈而新之則有不可
勝言者萬鈞之火石蓄水浸田而通舟異狀之奇石封山
置官而充其窮搜乎溪谷遠盡乎江湖而石之好無厭也
盜取士庶之塢間大發農民之輦輦竿節必其比偶柯葉
必其鮮榮而竹之好無厭也置圃養植不計根莖一宴剪
賞萬枝猶少而卉草之好無厭也美樹生於陂崖嘉肴出
於殊方聞名則移其根見花則權其樹而果木之好無厭
也苟以供奉乎一人殫費勞民而爲之猶且不可而公侯
連第破寵接舍與夫更衣別館花藥煩密誇多闔美不移

而具於是斷伐運載四方並舉時無虛月月無虛日執事者恣橫百出或以之貶降官秩或以之破湯貴蔭爵役不休農人怨苦此一役也而其害若是已足以取亡况彼五荒各驚其極欲天祿之不終也難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祖之所逮聞有未足信目見而身親之猶不創懲姦諂者又從而贊之曰前政無失焉得以爲口實文王之囿躬堯雉兔者往焉若無所取彼何爲而往且前寧人爲大平盛觀固後嗣之所當紹述也嗚呼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和帝 齊融

齊紀

蕭衍蕭穎胄奉南康王寶融即位于江陵崔慧景太子暉詣江陵上書曰臣竊惟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

者江夏王寶玄與陛下先臣與鎮軍穎胄是也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陛下初登至尊天下繼齊之屈尚望陛下申之光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此尚弗恤其餘何冀今不可幸小民無識而閉之若使知其情節相帥而逃將何以應之哉事寢不報又上疏曰臣非敢以父子而傷公義誠不曉聖朝之意若以先臣奉人臣逆人君爲不可今日之指象魏者其故何哉陛下申先臣則天下服不申則叛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董筆千載可期何待陛下屈伸而爲後賢臣愚爲陛下計耳詔報曰今當顯加贈諡偃尋丁獄死

崔偃之言是也而詞太激蕭穎胄耻以亂臣賊子自居也而偃實中其事是以殺之雖過矣詞之太激偃之失也

然訴寃據慎者不激切不足以伸已憤而動人聽江陵君
臣亦宜詳酌事理有以處之正寶玄慧景之名則言順而
事成矣寶玄慧景之舉爲忠歟爲賊歟不正其名而以言
激之故施刑于偃是謂濫殺無章入何以服

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其雍州刺史蕭
衍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
日臣乞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城斷黑水路彼君臣自
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可
收岷蜀自絕又命揚徐聲言俱舉建康窮促魚游釜中可以
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車騎太將軍源懷亦言蕭衍
外侮寶卷內危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以任城王澄爲都
督淮南諸軍事使爲經略既而不來

南北之離合豈惟人事抑天數歟以陳叔寶之荒淫未至若蕭寶卷之甚也使魏孝文而未死其君巨賢懿又豈隋文帝之可方舉兵而南混一決矣孝文春秋方富而死死未三年蕭衍取齊而魏恪之才不逮其父遠矣故以元英首議源懷贊決任城王受專征之寄終不能奮揚六師以圖大功在易師卦五君也而六居之故但發田禽執言帥師尸輿之戒而無一怒安民之象韓信稱高帝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不信夫或曰五朝雖偏安而正朔相承魏雖奄甸中夏要是夷狄天固不使夷狄主正朔也正使孝文尚存豈能兼有南北哉嗚呼其然豈其然乎

初衍起兵州郡悉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及建康平衍使李元履巡撫東土勅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心

節勿以兵威凌辱元履至吳興昂亦不降開門撤備而已及至街厚遇之

以表淑爲忠是謂珉爲玉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若淑是已以表繁爲忠是謂莛爲楹也易曰力小而任重若繁是已然當時稱之後世誅之以爲殺身明節吉生徇義曾無一異詞豈世少忠臣故論者借以立勸耶抑推見至隱智者所難耶若表昂負荷道素之門而前列如此故當廢與之際而自處乎清濁之間方諸率先送降者亦可謂此善於彼矣然而開門撤備身詣深府尋受寵利師長百僚則不知昂所以自爲果何說也

衍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運已終公當乘其運矣公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不早定若天子還都則人無異心誰復更

周公作賊耳

梁公以外諸侯入討昏亂於古有稽矣而沈約有作賊之說何也昔湯武躬聖德有民社仁治義孚天下心悅而歸之夫惟不舉也舉則一戎衣而天下定矣無微倖之心無取敗之道也後世則不然非必有積累之德也以才智相高而已非必有秉仗之義也以兵力相軋而已鬪智角力則勝負出焉幸而勝則雖昏暴之君得舉叛亂之法而繩下不幸而敗則雖忠憤之衆未免惡逆之罪而沉族是則事成爲帝事不成爲賊此魏晉以來圖人之國者心所自知也而尚敢以順天應人與湯武比乎此崔偃所以力鑿父寃而蕭穎胄所以不肯與之伍也雖然均以成敗論則崔慧景與蕭穎胄又何較焉

約出衍召范雲平之雲對略同約旨衍曰明早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衍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衍初無所改俄而雲來不得入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衍召雲入嘆約才智縱橫且曰成帝業者卿二人也

贊人取國者豈有它哉酬富貴之願耳若如張子房諸葛孔明則志不在此也如鄧禹房杜則亦不汲汲於此也就圖富貴者論之又自有等差若沈約則真檢人歟梁公府僚范雲爲首約其次也九錫之議雲未言而約先之雲墮其計中屏不得入於是超居雲上爲尚書僕射而雲爲散騎常侍以此一事推之約之傾巧攘奪豈有既心雖爲功臣而不保厥終其亦幸而免於鈇鉞耳

荆州刺史蕭憺厲精爲治自以少年居重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於是人得盡情荆人大悅

以天下爲政則其政公不惡人之議之惟恐人之不議不得盡公也以一己爲政則其政私不欲人之議之惟恐人之有議不得遂私也此君子小人用心之辨也居位行政代天養人於我何預焉有一不善民且受害君子公心苟不知也如或知之未有不改者博詢廣問求盡下情不以屈己爲嫌不以沮撓爲忌惟政之善而已此治所由興也居位行政違天拂人惟我是用焉無一而善民自受害小人私心非不知也利己爲念未有肯改者飾非拒諫杜塞言路以誹謗結忠臣之舌以妖言鉗義士之口惟政之不

善而已此亂所由成也昔鄭人游于鄉校而議執政然明
欲毀鄉校子產不肯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
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
威以防怨威以防之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
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
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仲尼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
也聖賢之存心如此豈一身之為哉蕭愴亦未有他竒然
其言則可為世範是以表而贊之

武帝上

梁紀

奉齊和帝為巴陵王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
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乃遣鄭伯禽以生金進王王曰我
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沉醉伯禽相殺之

或問巴陵王有免死之理歟曰難乎其免矣使在荊州蕭
穎曹推奉之時力辭不從如何曰可以免當時耳亦終不
能免也嗚呼梁公欲篡直禱建康東昏既失人心若天命
歸梁亦不容釋矣何必假人立標尋即仆之哉巴陵之立
度非貪天位也知不可逃委身而聽之也其飲醇酒度非
安天命也知不可免捐驅以授之也嗚呼悲夫

齊和帝之鎮荊州也顏見遠爲參軍及禪位見遠不食而卒
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士大夫事而見遠乃至於此
五朝取國皆祖述孟德而憲章仲達耳彼操以文王自君
而炎以受禪爲名則蕭衍竊比於湯武何不可之有所不
足者東昏罪惡雖浮於紂而蕭公於仁義曾不窺其藩耳
在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未聞應天也應

者對感而爲言入事作於下則天理應乎上豈曰天感乎
上而入應乎下歟爲是言者不知天之爲天矣故易惟曰
順乎天順天者順理也東昏之罪惡固天所絕然蕭衍借
王天虎頭以激蕭穎胄於荆遣鄭伯禽送生金以除巴陵
王於後天何嘗有象與行示梁而使梁行不義殺不辜以
應之耶後世治名不治實以兵取國者曰吾應天順人也
相承而罔察至以爲尊號其矣遠矣

詔有司依周漢故事議贖刑條格凡在官身犯鞭杖之罪悉
入贖傳罰其屬自令史士卒欲贖者聽

按舜典五刑之目一曰象以典刑二曰鞭作官刑三曰扑
作教刑四曰金作贖刑五曰怙終賊刑何爲設贖罰罪之
疑者也三代相承至周穆王其法尤密乃有罰錢之數皆

為疑刑也鞭施於官蓋胥史徒隸也扑施於教蓋學校夏
楚也是則鞭重而扑輕鞭以痛懲扑以愧耻而已夫當官
典教臨時之用有何可疑而使贖乎無疑而贖則頑者肆
怠者縱法不嚴而人易犯其末流乃至於惟贖之利憂亂
正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且使士流與卒伍同條豈刑不
上大夫之義乎

齊南康侯子恪嘗因事入見上從容謂曰我初平建康人皆
勸我除去卿輩以一物心我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
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且我與卿宗舊未遠豈可遽如
行路之人卿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曹志魏
武之孫為晉忠臣况卿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
自外之意小待自知我心故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歷

清顯以壽終

梁武雖以兵取而其資非殘忍之人也故於蕭子恪等保全之向使沈約不進邪說封巴陵以小國俾奉齊祀為梁賓武帝亦必從之豈不美哉武帝以利害所迫徂於弊俗未受命間先殺六寶蓋以立威勢而劫中外也既受命又惑於約而有生金之事是皆不知命之所為也詩不云乎商之孫子其鬻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夫惟順天而受命則命在我矣何虞乎商之復得而勦其後裔哉向使武帝移待子恪十哲人之心施諸六寶與巴陵王不行不義不殺不辜遂為五朝盛德之主其又何訾耶

謝朓為左光祿大夫朓詣闕固辭上不許以為侍中司徒

尚書令禮遇優異，肅素憚煩，不省職事，眾頗失望。

士大夫非有德義，可以表正風俗，則有器業，可以備濟時務，以正風俗爲己任者，於仕也有從有違，以濟時務爲己長者，於仕也從多而違少矣。下乎此，則利祿而已矣。謝朓於齊梁易代之際，未嘗不遠逖，引卻異乎，襁袂寒裳而趨之者，若有意乎名節也。而卒不能自保，其志恃由司徒尚書，令人臣之極位，辭不獲命去，而復還。若有意乎酬酢也，而卒無以自見其功，其於成己之仁成物之智，兩無所處，亦獨何哉！不幾於爲善近名，以要富貴者乎！

魏以彭城王勰爲太師，勰固辭，魏主勅諭懇至，勰不得已受命。

元勰不受元宰之命於孝文，而於恪朝先爲司徒，尋被廢。

黜及此師命又不得免此賜所以取死者也司徒太師與
元宰何異受任於世宗曷若受遺於孝文既欲遂其冲素
之懷則定州臨民揚州對敵皆不當承命而况司徒之尊
太師之重乎若謂宗室遺老義同休戚則不得以謙退爲
事安危治亂死生以之此則貴戚之卿所當然也今則進
不成自任以社稷之重退不成自好與白雲俱紫卒爲一
高麗小人所困惜哉或曰賜清尚素著必無權利之心在
得之戒特以艱辭不獲故爾曰孔霸鄭表以異姓之臣不
拜三公尚能全其志守賜必欲退也豈無其道何至於爲
人牽迫不由己哉

馮翊吉扮父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當死翊年十五乞代父
命上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嚴加誘脅取其款實廷尉盛

陳拷訊之具詰。粉曰：審能死不若爲人教，亦聽悔。異粉曰：曷
豈不憚死，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柰何？受人教耶？廷尉以
聞，乃宥其父。後丹陽尹王志欲舉粉充純孝，粉曰：父辱子死，
道固當然。若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粉乞代父死，人子當道也。然年方成童而能之，則其質去
庸遠矣。主志欲以純孝舉之，亦爲其少而賢之也。粉以因
父取名爲辱，則又賢矣。使當時有縉紳先生明道德之歸
以覺斯人，又有高世之士含德隱耀，相與薰陶以輔成其
美，庸詎知粉也不暲若於曾閔之後乎？故嘗論之善不可
以利爲爲利而爲善，則無善之理。故孝而有利，心不成乎？
孝矣，忠而有利，心不成乎？忠矣，何者？心無二用，利輕則義
重，利絕則義絕。一有利心參乎其間，未有不反爲利所勝。

者故當辭而思受則辭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
無不然者忠孝一道也孝如曾子盡子之分耳若聞參也
而邀賞於曾哲忠如周公盡臣之分耳豈聞且也而邀賞
於成王命周公爲太師召公爲太保當將聖賢無出二公
之右其消德固所當爲不以周公嘗請伐武王之死以三
公爲報也忠如周公賢如周公勤勞如周公功烈如周公
而有希報受賞之心是吉粉之不若也尚得爲孔子之所

法耶

魏司徒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墮暱左右所在譴訕中外
嗟怨

元禧元詳同受孝文顧命者也其在孝文時非惟不聞過
失且以治行著稱及事世宗送居上相則驕奢貪淫如出

一軌是何也于以見孝文朝廷之治而世宗馭臣之術矣
故人主中人也得賢輔可與爲上親小人則爲下必矣臣
下亦然其才中人也明主策勵之則爲善爲忠若遇庸君
則罪惡見而功績亡矣是故六十四卦凡五當君任者欲
其以九居之不欲其以六居之也

魏攻義陽帝命曹景宗救之景宗頓軍不進但耀兵遊獵義
陽降魏三關戍將亦弃城走御史彈奏景宗上以其功臣不
治

義陽淮西之屏蔽也義陽不守則壽春合肥不得安寢矣
曹景宗以步騎三萬人爲援軍視危不救遊獵自若遂使
義陽陷沒三關弃城罪孰大焉貶號黜官未足償數乃以
功臣寢而不治則何以責人况守邊墨矣苟用功臣三數

人並守淮南而賞刑如此雖一日而失江北之地非不幸也梁武於是失馭將之道矣

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納後進射策通明即除為吏

又稱武帝雅好儒術至是置五經博士開館宇招後進四館所養士逾千人射策通明者除吏又修孔子廟以示尊師它日又幸國子學親臨講肄且詔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可從師者皆入學可謂勤矣然儒風不振人才不出是何也帝心尚佛學自天監改元即不食肉此躬行也而興庠序盛師弟子自特以美名而為之是故人不從其令而從其意其意乃身率其令乃文具其後網維不立人紀胥廢國破身隕為萬世笑蓋始乎此矣人主心術所尚可不慎哉

魏中尉甄琛乞弛鹽禁與民共之錄尚書勅曰聖人歛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爲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鹽池之禁爲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爲供太官之用也宜如舊式魏主卒從琛議

鹽之爲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資之害故甄琛元勳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爲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魏驃騎將軍源懷性寬簡不喜煩碎常曰爲貴人當舉網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爲屋位外望高顯足矣斲削不密非屋一病也

幾微者言人所慎而不敢忽也以舜爲君禹皋陶爲臣其
言復警戒必以幾爲言幾者微也言之先見也又曰幾者
危也微而慎則吉微而不慎則危成王曰爾無以釗冒貢
于非幾恐其虞宴安也古之聖賢慎微如此召公以武王
受一紱之獻即陳不矜細行之戒畢公爲父師弼亮四世
之老而有克勤小物之稱源懷寬簡不喜煩碎自其瓶粟
之偏豈可因以爲法也爲政綱維固所當舉而事制曲防
若綱目焉亦豈可使一闕漏哉區區於衆務之末弊精神
失大本誠非治道所貴一曰總要而司存廢弛則猶裘弊
於下徒振其領亦何益哉懷所謂造屋之譬亦非也外望
高顯而斷削不密乃屋之病也古人有言民生在勤孔明
躬二十罰司馬懿嘆其事煩傷生而楊顯亦諫亮身兼衆

勞光武曰吳罷朝夜分乃寐皇太子勸以勤勞不怠非養
性之福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嗚呼爲君如光武爲臣
如孔明乃能濟艱難之運矣非天下奇才負遠大之志安
能如此哉

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伐魏宏性懦怯部分垂方卒之大敗
單騎逃歸

梁大舉伐魏有立功宿將皆不用而以介弟爲元帥才望
素無聞焉是弃其師也萬務皆實事平事者必實才自乘
田委吏而上至於調元宰物之職各有其才一物不稱亂
之端也堯舜禹湯成周之治所以後世莫能及者人稱其
官官當其事而已後世用人不惟其治而情故多途或以
空言或以貴勢或以世胄或以私暱或以虛名或以賂賂

或以黨援或以恩紀才與官不相宜官與事不相預政以是敗民以是離而亂亡隨之矣使天下之務不論才有能否第以貴爵崇職壓之而可濟則古聖人求賢宅後無乃徒爲是紛紛歟臨川王宏年齒已長方之宋室授藩維於孩孺固已差賢然任非其才雖耆文亦何益故任官惟賢才人主之要道也

魏中山王奭攻鍾離昌義之隨方抗禦晝夜合戰上命韋叡救之受曲景宗卽度上勅景宗曰叡卿之鄉望宜善待之景宗禮叡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魏師遂敗走義之德景宗及叡救己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贖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濠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景宗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

武帝是時有戒心故臨川王宏既敗不復委以將帥而用曹景宗救鍾離比以韋叡副之於是有功然則任私而非其人其敗可立待改過而用得其人其功亦可立致速如影響哥不信夫雖然以曹韋論之景宗又非叡比也彼其臨財如此居伐又如此其胷中有餘地矣

以臨川王宏爲驃騎將軍魏黜中山王英爲民

蜀魏街亭之戰馬謖敗軍孔明戮之曰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臨川王受任專征違諫自用未嘗見敵駭懼而僨喪師五萬人幾如是而國不亡其罪大矣縱未用鉞猶當盡貶爵秩以示懲戒而慰死傷之衆乃用輕典行薄罰不亦私於同氣而輕用其民乎仁人之於兄弟絕寵愛之私敦友恭之義然後爲得三軍五兵之運蓋

選衆舉才夫豈兄弟之任故春秋書黑伯帥師以此防民
五胡十六國以兄弟爲將而失其道者尚多有之方是時
魏室而旣卑矣猶能黜廢元英而梁不能也使梁無韋斐
之屬善其後不亦殆哉

上將有事于太廟詔以齋日不樂自今輿駕始出鼓吹從而
不作

國之大祀惟天地宗廟社稷爲重今武帝所謂齋日云者
非祭祀散齋致齋之齋也乃浮屠氏所行不飲酒茹葷
之齋也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居必遷坐衣必變服食必盛
饌一其心志潔其體氣以與神明交未聞不飲酒茹葷
也不飲酒茹葷莊子謂爲社稷之齋已矣矣浮屠氏
所行其義何所依歟有宗廟之事備禮樂之容國家常典

何可闕也其或於理不中則詔有司稽古而損益之可耳
今乃因齋日而不樂既知其弗允也遂以爲定制其輕宗
廟不亦太乎或曰人主敢重異端而輕宗廟何也曰佛者
自謂天之上地之下惟己爲尊彼天帝者皆其下也夫天
帝旣爲我下矣則事之者何有於宗廟他曰武帝以疎麵
代牲牢蓋魄兆於此矣信妄誕而不稽則忽義理而不察
孰不然者

或請封禪上命諸儒議其儀許懋曰封禪出於緯書曲說非
正經之通誼始於秦皇不足爲法古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
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上嘉納之因推演
懋議以答請者

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徃徃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

懋者賢哉懋乎其學可謂正矣漢唐以來締書行而經學弛重以鄭玄博聞寡要不知折衷於聖人而惟締書之信世無達理大儒稽古正言以祛群惑遂使有天下者於無事時肆其侈心千乘萬騎遊行費修登山琢石誇大功德或有祕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來彼梁武之資未心如漢光武之英也一聞懋言遂遏欲行之志推廣其議以答請者則賢於光武遠矣使其舉措每如此則金甌之業何缺壞之有嗚呼許懋之言萬世之監也

左僕射張稷自謂功大賞薄常懷怨望乃求此外以爲青真三州刺史

英雄之人易於廢君而難於執主此假手以愚無知之人以濟一時然其心不以爲善也甚則又歸殺焉而無

知之人終以不悟蓋不可勝數也張稷免於火太康齊之
戮矣尚敢稱功而賞賞其愚豈不甚哉爲梁武帝者數
其罪而誅之上也全其身而廢之次也寵以端揆之榮非
所以訓示臣子於是乎失政刑矣稷雖離權外補而付之
邊郡獨不虞其生疆場之患乎卒之稷爲百姓所殺滅逆
之報理宜然也

上與侍中沈約各疏粟事約少上三事出口此公獲前不則
蓋死上怒欲罪之徐勉諫止約夢齊和帝斷其舌呼道士奏
赤章於天稱禱代之事非由已出上大怒譴責之約懼而卒
理義之心人皆有之方利慾熾然而理義不勝則如雲魚
而蔽日也及情事倏過而理義自白則如雲去而日明也
梁武固非常流其爲六司馬欲受禱而未言也府中文武

不爲不衆惟沈休文揣知其旨先唱九錫之議於是王亮
范雲任昉皆爲所傾而約居佐命之首及大事已定樞筥
缺人乃舍約而用徐勣其久爲端揆志在台司上終不與
也其待約可見矣而於謝朓表昂何胤諸人則禮貌眷眷
必欲致之而謂梁武無人物之鑒可乎約旣以羞死之語
侮慢其上又以赤章之奏欺誑于天其被譴責而免死於
鈇鉞亦云幸矣嗚呼儉夫傾士爲人篡國本以酬富貴之
願而其究如此彼勸進推戴之徒曷亦監焉而少創乎
魏肅宗謂卽位以高肇擁兵擅權殺之奪胡貴嬪爲皇太妃
以高后爲尼徒居金墉瑤光寺

高肇以罪誅高后何罪而廢后雖嘗有陰胡嬪之心然嬪
乃妾也一旦立妾爲后廢后爲尼尋又殺之處議如此非

元澄元雍元悻于忠之過乎然自高后而論固有取死之道矣身為貴嬪姑子后而毒之已能無暴卒之報哉自胡后而論又有取死之道矣身為貴嬪廢高后而殺之已能無沈河之及哉

魏冀州沙門法慶以妖幻惑衆作亂以尼惠暉為妻自號大乘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復相識惟以殺害為事所在毀寺舍斬僧尼焚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舊魔詔元遙討乎之

南北之際事佛莫如魏詔之時為盛矣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佛氏之言信美矣然其人非金石木土無情之物也其飲食男女之欲豈能絕耶不能勝其欲而強絕之則貪淫盜竊無所不至有甚於常人者國有常

刑尚且不畏而以佛誓言防厚貌深情孽孽愚俗外若枯
寂中實奔熾舉世爲所眩惑而不之覺也魏明於法慶之
事亦可觀其行矣曾不是懲而崇奉益其國力殫屈民力
潛伏禮義廢弛風俗頹敗而國隨以亡惟梁亦然豈非後
來之永監哉

魏尊胡太妃爲皇太后羣臣奏請臨朝稱制

魏庶子立爲太子則先殺其所生自以爲法漢武鈞之
爲也既六世矣偶無母氏之禍非策之得也至母宗如不
殺胡嬪人理獲全而胡后之存乃魏之所以立者以成敗
論則殺爲是不殺爲非以義理論則不殺爲仁殺爲無道
二者何從曰父慈則子孝殺人之母可謂慈乎母見殺而
不悲可謂孝乎是皆非人生之常理也若國之治忽其所

由致則多術矣豈皆以母后之故耶魏室襄敗正坐胡后
臨朝此則元雍元澄于忠諸公之罪也肅宗三歲即位又
三年而靈后始聽政方未聽政之時雍與澄專國大政誅
王顯殺高肇百官總已中外悅服能奉是道以俟君長何
待於簾帷之政耶而羣臣不深思遠慮熟議審計無故奏
請開禍亂之源雍澄無所可否相與行之然則非靈后獨
能喪魏實諸大臣同任其責矣善乎蘇子之論攝主也曰
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啜菽水矣夫從攝主
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子未生而死
則其弟若兄弟之子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生而
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
也季栢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

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相子死康子即位既葬南氏生男
正常載以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圍臣曰南氏生男則
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若
康子者乃攝主矣是古之道也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
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與聞外事且
不可曰牝鷄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當大位而臨天下
乎女子爲政而國安在古惟齊之君王后蓋亦千一矣自
東漢馬鄧尚不能無譏而漢之呂魏之胡唐之武蓋不勝
其亂王莽楊堅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
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
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愈於異姓哉或曰三代之禮
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安用攝上曰非此之謂也嗣

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託冢宰若太子未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必不以天下付異姓付之攝主也決矣鄭玄之傳攝主曰是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耶此玄之陋也是故攝主先王之令與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以爲當然故不得不論也此蘇子論之善者也向使元雍元澄法周之故維公維忠以召虎自任如厲王流彘之時共聞王政以俟宣王之長也則魏其心寧矣何必武靈之聽斷耶魏于忠自謂有定社稷大功諷百僚加己賞太傅元雍元懌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尚書元昭等上訴不已太后勅公卿議懌等上言奉迎乘輿臣子常職臣等前議授忠茅土者畏其威權故耳請追奪太后從之

大臣於爵秩辭受之際朝廷紀綱之所係百僚之所視勸者也豈得爲人所脅授所非授哉此而可脅則亦何所不畏矣諸元雖賢未免於弱使于忠貪僞取貴獨無裁正之方乎縱不能爾自守分義侃然正色不苟依隨彼方將內愧之不暇又何敢遽相害也旣已通勉授之茅土若非元昭上訴雍懌亦未肯追改雖然終能有請猶賢乎已者大臣之義可不正己而正物哉

上用魏降人計堰淮水以灌壽陽役者二十萬歲餘始成死者數萬秋水暴漲堰壞其聲聞三百里綠淮城成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水之有源者不可遏也故大河之北有懸陰而無禹隄一墜與導之異也梁武以力斷瀆旣大不智規取壽陽其人

何罪焉而欲灌之又大不仁於敵初未有損而自戮其民以數十萬計亦無惻悔之心惻隱之誠是何也武帝學佛者也佛之術以慈為先而此行則忍其道以空為至而其迹則泥雖泥而觀之以空雖忍而號之以慈蓋名實不相副者也聖人之道則異乎此矣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實有是事故實有是德表裏同符隱顯一致所以能成己而成物也一物失所如已疾痛凡曰天下孰匪吾仁豈有數十萬人由我而死漠然不以介意者乎不能保國蓋有其徵矣

魏胡太后作永寧石窟寺極土木之美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聖王之治以禮制欲而品節之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其居

處服食器用莫不有等下不敢僭上不敢逾此物力所以
不屈而民志所以大定也佛教以供養爲誠莊嚴爲勝自
瞿曇在自已爲此言詔其後學窮極珍寶爪華之具曾無
限制何況爲其徒者惟知侈大而崇飾之能此者則許以
敬信而誘以福利以自張皇其道未聞一僧諫止沮抑以
爲非義者也魏有中國百數十年惟孝文差爲養民然國
亦不富逮靈后肅宗從事佛教造寺殫貨遂至力屈二夷
交侵六鎮盡叛羣盜如蝟毛而起國隨以亡孝文太平之
風曾未二十年掃地盡矣彼一萬三千餘寺數十萬僧何
救於斯時後之好佛者盍亦視此爲龜鏡乎

魏之民多絕戶爲沙門李瑒上言罪莫大於不孝不孝莫大
於絕祀豈得輕縱替禮之情肆其可法之意一身親老棄家

絕養欲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安
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

周人建子爲正爲陽氣之始也正者歲之首月也以探始
之故而用十一月爲歲首則四時易位矣故孔子不取曰
行夏之時夏正建寅據人所見也何獨建正聖人之教莫
不然者子路聖門之高弟也嘗問事鬼神孔子曰未能事
人焉能事鬼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語雖若不酬而
意則兼舉矣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欲知死必先
知生知所以生則知死之故矣欲事鬼神必先事人能知
事人之道則知鬼神之情狀矣今佛之道遺生而修死棄
人而明鬼皇皇焉以死爲一大事而極談鬼神謂人死必
免乎鬼之間而禍福善惡皆自鬼間治之凡人世實理與

事物之跡皆指爲幻化不真而無形色名聲如天堂地獄輪轉無稽之言反指爲真實不誣是可信乎李瑒以一言蔽之曰鬼教蓋盡之矣而世有英明高遠之士剗心此教終以不悟曾瑒之不如豈不惑之甚耶

物織官文錦不得爲鳥獸之形爲其裁剪有乖仁恕

生物雖衆動植二端而已曾子之行孝也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是君子於動植之物皆有不忍之心無暴殄之意不爲動物有知而加恤不爲植物無知而輕用之也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其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先後輕重各適其當此之謂道也今佛氏愛無差等以羽毛鱗介之屬與祖先父母輪轉生死者也被牛羊

大豕安知其非吾祖先父母乎於是立不殺之教或者悅
其名而不稽其理一唱百和泯然罔覺身與祖先父母處
而心以牛羊大豕待之泯亂彝倫一至於此豈不可痛哉
夫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升高者必自下墜者必自適非
人故為等衰皆理之自然也今而混同倒置之不於其父
而謂他人為父不兄其兄而謂他人為兄餓父而殺之則
曰斷愛欲之源割肉以啗虎則曰等慈悲之神曾是以為
道耶以梁武論之有如江淮之民水旱飢饉盡殺江淮鳥
獸魚鱉足以救其死聖人所必為也何者人與人類固不
與鳥獸魚鱉為類也今築堰遏淮灌人之國凡堰所害數
十萬人為天下主曾不惻焉反眷眷於織文鳥章恐被剪
裂妾心願倒本覺寔迷孔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梁

武之謂矣

魏以崔亮為吏部尚書時官員既少應選日多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薛淑上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薦次若賣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書奏不報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以一身論之目不能視耳不能聽手不能執足不能行則一身之用廢矣以一家論之奴不知耕婢不知織藏不供外獲不供內則一家之事廢矣四海者君之家也萬民者君之身也設官分職舉天下之務猶耳目手足奴婢藏獲此一物不稱亂或生焉是故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急於求賢才而任使之今夫抱關者扃閉必以時擊柝者晨夜必有節為委吏而會計不當則蓄積缺矣為粟田而牛羊

不息則芻牧缺矣是皆小役細務猶不可任非其才若夫
環百里而為縣縣有令環數百里而為州州有守所統凡
幾民所治凡幾事乃不選擇勝其任者畀之而付諸年格
夫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才者無幾不才者皆是也不
問其才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是賢能庸謬姦凶之人相為
升降以率會之賢能不能十一其九皆民之蠹也家如此
身何由安身如此心何由寧故濟濟多士周之所以興也
小人在位苗之所以亡也自崔亮制年格後世襲以為常
更明君碩輔亦眾矣而終莫之改何也其意以謂任人則
易以私任法則易以公人不常得不若一付之法猶為善
也審如是而善則吏部一司不必置尚書小宰及諸郎吏
第如薛淑之言委之胥吏按籍呼名魚貫而進何不可之

有故等爲天下...惟能而從以信賞必罰
則太平可...各有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故自古取
才必有...其缺今徒以進士任子而欲盡天下之
才身其...必致賢能皆爲吾用當並舉古人取士
之制或以...或以進士或以恩任或設科目或許群召
或聽自薦或令引類合四海之大三年之中以五百人爲
率而均其數於衆流爲宰相者因任原省是非賞罰各不
失當焉率是以行雖起衰亂之俗而躋三王之治可也何
律律格之足用乎

左將軍馮道根卒是日上方春祀二廟既出宮有司以聞上
問朱異曰書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衛獻公聞朔葬死不釋
服而往上帝幸其宅哭之慟

禮者重乎祭當齋猶不弔況在祭乎故曾子問君當祭不
得成禮者諱矣而無及大臣死者是知以大臣死而廢祭
非禮也衛獻公所行竊禮之不中者而梁武何學焉廟中
之饌已設委而去之是以臣子爲重祖考爲輕不敬莫大
焉

魏太傅惲羨風儀胡后逼而幸之然惲素有才能輔政多所
匡益侍中元乂衛將軍劉騰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惲每裁之
以法吏部奏用騰弟爲郡人資乘越惲抑而不奏二人怨之
誣惲謀反殺之

身正而人不從正者或有之矣未有身不正而能正人者
也元惲爲非禮所逼獨無褚淵之節乎何不能抑而遽從
之也備位大臣通平君豈雖有周公之才之美無以贖罪

又况义騰驕恣不法伺隙而動憚方以法裁制遏其奏請是可行乎使憚以禮守身以義正國則內可以防太后之過外可以禁义騰之惡矣行一不善曾不旋踵死於凶人之手不亦辱哉

上好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侍中韋叡不與俗俯仰

君好之臣必從之上行之下必効之韋叡為大臣而不阿君邪好可不謂賢乎夫人子不學異端然後能孝人臣不學異端然後能忠異端者背義而趨利壞人之心術者也是以君子遠焉詩不云乎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使梁朝有敬等數公庶幾少格其君乎

柔然國亂阿那瓌奔魏言於魏主曰臣以家難輕來詣闕乞兵誅剪叛逆臣當統帥遺民奉事陛下魏主立阿那瓌為蠕

蠕王屢求反國朝議不可阿那瓌以百斤金賂元義遂聽北歸勃懷朔鎮將楊鈞發萬五千人送之右丞張普惠曰蠕蠕以爲邊患今茲喪亂東身來歸撫之可也奈何救累世之勅敵資天亡之醜虜脫有顛覆楊鈞之肉其足食乎弗聽

魏伐蠕蠕凡五世乃能取之其勞師費財蓋不可億計矣阿那瓌既朝即欲反國是見魏政之厓有叛志也而魏方恃其盛強不爲遠慮志服之之難遽聽其去張普惠所陳是矣而歸罪楊鈞則非其本也鈞爲邊將奉命而行其失在不知可否而論於朝爾阿那瓌之計得行也乃元義受金而爲之請也是必普惠所不知若其知之豈可置义而不白乎嗚呼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者非必皆凶姦禍賊特所見小爾魏於蠕蠕勞師費財前後五世已臣而縱之其

爲利害小大與百斤之金如何而义惟見金遂啓邊患魏
以是因而盜賊並興嗚呼小人之所以不可用而貨賂之
所以不可行以國家存亡係焉而知戒者鮮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二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三

武帝下

梁紀

初上養臨川正宏子正德爲子正德少寵疎不檢居常每覬望東宮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正德怏怏乃私奔魏魏待之薄復自魏逃歸上泣而誨之

正德之爲武帝子也使武帝終無子則神器付託必歸之宜其意望之重也既而還本武帝當封以王爵出警入蹕而侯之西豐其施甚薄使正德而知義必澹然自處何事之敢論正德危險人也年又已長帝曾不能滿其所望而處之至使出奔其家庭之教朝廷之法於此而皆不能守乎劉玄德有言幾事之來豈有終極若今日幾事已露明日之失未足恨也及正德自魏復歸於下則原情定罪或

收還爵土而處以散秩或胙以小邑而僅免飢寒彼悔必明邪心懾而禍亂之萌遏矣泣而悔之姑息是尚私恩神而義不立他日豫章王綜舍三軍而奔魏邦他人恩重于父而服衰豈無所自哉

魏元義既得志驕愎嗜酒好色貪吝寶貨賄賂公行然又放縱與其妻子各賂遺請屬有司莫敢執持入財授官吏部亦不得公選牧守令長亦皆貪汙百姓

魏政至肅宗寔衰然盜賊未作也元義柄國不能儉約而獨以貪貨一事至生亂階夫財利不可專於上塞於下古之君子不盡利以遺民均天地之生息而聚之於上而均於下歛之不已則人人困窮弱者窘于利强者豐於財而國隨以亡矣故紂之亡以鹿臺之財桀之亡以鉅橋之粟

董卓之亡以郿塢公孫瓚之亡以京城古無不然富者怨府也而小人不悟必至如石崇困于臨死之間則亦末如之何矣今元義好貨無厭其父既貪縱其妻又通請託其子又受賂遺於是牧守令長罔不貪汙郡縣小吏亦非公選本欲肥其家反以殺其身而亡人之國專利之禍如此故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魏主從侍講賈思伯受春秋思伯雖貴傾身下士或問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襄至便驕何常之有以爲雅談

賈思伯襄至便驕之語非特雅談而已唯持其志者知之血氣有衰志立則無衰元帥可奪志立則不可奪以此一言亦可見思伯之所存矣其春秋之學獨無傳攷魏主治

身為國未有以賢於未受春秋之時是時胡后淫亂而徐
鄭用權使魏主監姜氏慶父之事必有防閑之道正家之
法不至死於酖毒矣然則思伯所講肅宗所受無乃三家
詳略同異文章之末耶夫讀聖人經而留心於攷詳略采
同異溺文章之末是未嘗讀經也昔齊豹處於淇而河西
善謳繇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故為其事必有其功今
讀是經而不知經之弘意大旨以見於行事不若不讀之
為愈也

魏以臨淮王或都督諸軍討破六韓拔陵或敗而歸賊勢日
盛魏主引羣臣問計元修義請遣重臣鎮恒朔以捍寇魏主
曰去歲阿那瓌叛李崇請改鎮為州朕不從尋崇此表開鎮
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既往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

咸重後意欲遣之何如皆曰實合君望

國亂猶身之病其受之非一日善鑿者治本而不治標六鎮之叛起於官官劉騰爲司空之特好貨納賂山澤舟車之利而不權固遂至刻剝六鎮交通互市歲入以巨萬萬計此六鎮攜離之本也比及破六韓拔陵作難蓋已累歲病根深矣李崇乞改鎮爲州去年之言也使魏主亟行之尚恐後時不能收六鎮已潰之心既不能用又追懷忠謀且不知劉騰貪黷殺寇之罪如人疾在膏肓乃隨朝夕變證而療之難乎其愈矣旣而六鎮盡叛始用崇管改鎮爲州遣使宣慰已無所及是故善爲國家者當閒暇之時修其政刑常有危亡之憂若近在朝夕者制軍於未奔楫舟於未沈撤桑土於未陰雨不使至於無可奈何至於無可

奈何孔子亦末如之何矣

侍中周捨坐事免以散騎常侍朱异代掌機密軍旅謀議方
鎮改易朝儀詔勅皆典之异好文義多藝能精力敏贍上以
是任之

機密著萬微之務也軍旅者三綱之用也謀議者腹心之
任也方鎮者股肱之寄也朝儀者禮法之原也詔勅者賞
罰之文也兼是六者而堪之非有道德才智孰可哉舍伊
周而論其惟諂焉武侯乎如漢之魏相唐之陸執亦庶乎
無忝矣厥惟艱哉朱异特以好文義多藝能贍精力而當
此任予以見梁武之不知人而异之不量力也夫絳侯木
訥霍光篤慎其於文藝闕如也而安劉氏定社稷故無文
藝不害爲君子有文藝不害爲小人朱异亡梁江總亡陳

有國家者慎所取舍哉

初帝納東昏廢寵姬七月而生豫章王綜宮中多疑之綜亦自疑聞俗說割血瀝骨滲則爲父子遂潛發東昏冢自殺一男試之驗由是常懷異志外人皆知之而莫敢言屢求鑿及在彭城遂降于魏梁軍潰魏乘勝追擊復取彭城

梁武諸子惟昭明爲賢然未免有過其餘皆不肖矣擊賊東昏殞其身而移其祚尚何愛於一姬又不能察其隱微而生疑似之子子旣長矣又不能察其性行而付疆場之權一日之間併失數城喪師覆將若談戲然古人云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人多不知其子而帝王尤甚以其疎也父子固異宮出入固有時而豈可不日夕見乎日夕見則情意通情意通則孝慈接如是而有不知者鮮矣

豫章外叛之意夫人知之獨帝不知莫親於父子而有所不知又况其餘乎

邵陵王綸攝南徐州喜怒不怕肆行非法嘗逢遊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匐號叫上始嚴責之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上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坐朝之為言自陳無罪而就坐剥褫擢之上聞之大怒欲賜死太子統流涕固諫得免

三才均一氣而天為大四端皆至德而仁為要大而化之莫非聖人而堯舜文王孔子為盛載道之後世莫非經書而春秋為切五典莫非天叙而三綱為重故天下之理至幽險也而乾以易知之天下之事至繁衆也而坤以簡能之學進乎此不亦要乎昭明太子幼有穎質記誦博於文

章美矣而於人倫有未察也邵陵王綸擬父而加捶親在
而服喪其悖逆之罪與弑幾希殺之生之惟武帝命可也
而統涕泣固諫請免其死是恩意情義之施於弟者甚篤
而敬恭孝愛之承於父者不至豈不逆理哉其後不免以
信邪取疑憂愧而死此爲人子不知春秋之義者也讀書
雖多亦奚以爲

身侯曹等克魏壽陽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

江左自晉宋以來北伐多矣地有常利則行有常途以劉
裕雄傑取燕克秦其所從進退固可考也而未有如梁武
之愚且拙者三築淮堰至是十年其勞費不復論以堰而
死者蓋數十萬人矣然後能取壽陽雖下數十小城纔得
七萬五千口是十年勞費以數人而易一人其愚拙不亦

甚哉興師動衆不得已而至於殺者惟誅亂臣討賊子爲
可以所治之事所存之理有大於殺也若夫爭城爭地報
怨復讎貪憤之兵而視人如草芥者雖得之必失之故國
君惟好仁則天下無敵梁武欲以此道而規河南不亦左
乎

魏東清河郡山賊羣起以房景伯爲東清河太守郡民劉簡
虎嘗無禮於景伯景伯至署其子爲掾賊以景伯不念舊惡
相帥出降

爲人上有情所難行理所當行之而人必服德必賞功
必立者不賞私勞一也不罰私怒二也不報宿怨三也不
聽讒言四也不疾謗議五也不忌疾人六也不貪天功七
也不逢君惡八也不怙權勢九也不寧貧人十也有一千

此已爲善行況焦有之恢恢乎其量足以容四海昭昭乎其識足以照萬微巍巍乎其德足以高天下矣。

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具立婦人列其子不孝母曰山民未知禮義耳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泣涕乞還乃聽之卒以孝聞

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亡也爲人上者不知教化可以善民而專尚刑法見其不服也則謂民頑愈益治之民愈扞格於是百姓無親其上死其長之意甚者視如寇讎焉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源不繫詞令而在於躬率教化之効不取革面而在於心改旬月之間變頑悖爲孝子孰

謂民果頑哉爲人上者觀此亦可以省已而修德矣崔氏所以能然者有明識其天資也而通經是學以致之也施諸家則其子能不念舊惡而感羣盜之心施諸人則山民觀景伯養母而悔不孝之行一婦人猶能爾爲民師帥而不然豈不有愧哉

魏蕭寶寅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人亦疑之遂有反意問於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舉事何疑寶寅遂反稱齊帝

蕭寶寅奔魏之心本欲假其兵力爲宗國接讎似也則宜不離淮漢之北伺間南伐死而後已若夫成功則天也冀雍二州豈梁所在耶而爲之刺史則非本心雖曰不利人不信矣以義始以利終不至於作亂受戮則無能靖之道

此一人之本末也。惟魏無人焉耳。設其有人當實宿受任。冀州則已斷其復讎之心。怠而就利之情。急于以處之。是猶豕之牙也。

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盜賊盜起封疆日蹙時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兵勢強盛魏朝憚之高歡說榮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尊尊擅權朝政不行以公雄武乘時奮發霸業舉鞭而定也

魏之中業以門地取士及其衰也以停年用人於是英雄俊傑沈淪散逸或在草野或從盜賊才智不用意氣鬱結思有以振而發之天下始多故矣自爾朱榮起魏室遂敗君弑國分齊周承之一時人才角地東西戰爭智謀之士不可勝數向使魏朝不拘門地不限停年收而用之二百

年之基業豈易傾乎是故姚興有言願治之主不惜才於異代而陸宣公曰凡興邦之良佐皆衰世之弃材人君以往事觀焉思過半矣

魏肅宗惡鄭儼徐統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爾朱榮舉兵因向以脅太后榮至上黨儼統與太后謀誅殺肅宗

魏之亂始於世宗奉佛政事不修重以肅宗幼弱靈后廢制穢德數聞元澄雍懌才薄力弱劉騰元義擅權黷貴以召六鎮之兵雖然其間非無忠謀至計排難解紛者而朝廷忽焉今日而舉之以便省闕爲後戒去元斤彈于忠擅殺裴郭宜加顯戮而不聽崔光諫王后無適臣家之禮請息絕遊幸而不聽袁翻以南北諸鎮及郡縣倭倭統軍使主多以貨賂得之請選擇人材而不聽李崇請罷修寺造

工興太學築城闕而不聽張普惠諫復撻綿麻之稅以窺
民力而不聽薛淑論元元之命繫于長吏不當專取年勞
不問賢否而不聽普惠又論送阿邲瓌歸國救勅敵資亡
虜而不聽元孚請略依漢宣光武待呼韓邪之道以防蠕
蠕而不聽元深言不用李崇改鎮爲州之計將恐所慮不
止西北而不聽元順言太后年垂不惑無以儀刑而不聽
元纂乞於恒州北立郡縣安置降戶賑糴之而不聽辛雄
上疏言前後出師敗多勝少由不明賞罰而不聽元深請
出城陽王徽庶將士展其忠力而不聽雄又言夷夏之亂
以守令非人請分郡縣爲三等妙選才望不拘停年而不
聽路思令言將帥多貴遊子弟不能平賊宜黜涉幽明賞
善罰惡而不聽楊椿言蕭寶夤不可獨任恐生亂而不聽

源子邕論裴衍不可同任恐致敗而不聽以是觀之魏中外之臣非不能為國深慮而一切不聽然則非爾朱榮高歡能為毒也魏自亡耳

魏釗立始三歲太后欲以專政故也爾朱榮聞之大怒立長廣王子休執太后及釗沈於河費誓曰公士馬不滿萬人若不入行誅罰內變作矣乃召百官責以天下喪亂爾朱宗暴崩不能斥弼之罪縱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

平禍亂者雖假壯士健騎堅甲利兵然可取勝於一時非所恃以為安也大僚具官千百之眾雖借享榮祿然存亡大計非所盡責也爾朱誠有相文之志取造亂者誅之權叔賢才改紀國政削平外盜保養黎元偃武修文綏靖王

劉劭五伯之功褊矣乃恃其威力肆行誅殺曾不旋踵禍

及其身豈非勇有餘而智不足乎靈太后者魏朝罪人沈
之當也彼三正咸劍何罪焉自臣庶謀逆猶無孩孺從死之
法况嘗素以爲君子榮非特無智其不仁又甚矣雖然仕
于昏亂之朝懷寵取利者亦可少戒哉

魏徐紇來奔

弑君天下之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殺也正朔
在江左雖南北未合而王者無分民政刑可施則施之矣
徐紇親弑其君怙心爾朱而不畏梁蓋謂梁無人也爲梁
計者聲言其罪肆諸市朝則君臣之義明近者畏懼而遠
人感悅矣曾不是國乃受而容之是教人爲賊逆而無所
懼也他日困於叛王于好擁兵處翔而不進卒餓而死其
禍有自來矣

魏爾朱榮女先為肅宗嬪榮敬宗立以為后敬宗疑未決
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人侍反經合道陛下何疑敬宗從
之

反經合道自先儒釋經者往往有此言是道之靈也孟子
所謂反經者歸於常也常即五常道之庸也百姓日用者
也後世所謂反經者背常也既已背常安能合道乎然此
言既行世之違犯正理者輒以自解其叛道多矣或曰非
是之謂也如娶妻必告而舜不告為天下得人者必傳賢
而禹傳之于天尊地卑君臣之分而湯桀桀武王伐紂兄
弟託體於父是為同氣而周公殺管叔婦人從人者也終
身不改而仲尼出妻若此者非反經乎曰此聖人處事之
變是之謂權權者猶衡之石焉進退前却與所懸之物輕

重道事故雖權也而輕者不使之重重者不使之輕以所
以爲經也故權者道之中也處經而有權則道之用不窮
非聖人不能與豈憂詐亂倫之謂哉古之禮叔不撫嫂嫂
不撫叔其死也無服蓋推而遠之也而祖塋以妻嫂爲反
經則違道甚矣辰嬴之事晉文之失也尤而効之曾是以
爲道乎正家者治國之本初政者治亂之源魏子攸行其
所疑而不知非惑於邪說而不能辯怵於強臣而不能正
早墜之命於是在矣

帝以魏北海王顥爲魏主遣陳慶之將兵送之慶之乘虛進
拔滎陽遂至長圍魏主出避之臨淮王或安豐王延明帥百
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即位改元

取國有五難一曰有籠二曰有人三曰有主四曰有謀五

曰有民而德居其最他人之兵力不與焉元顓者許之子
無寵一矣獨身出奔無人二矣臨淮安豐非饒之者無主
三矣乘虛浪進非有必克之計無謀四矣所恃梁氏不聞
盡眾之迎無民五矣而顓之行治不聞今名與晉重耳恭
容垂相去懸絕何所資而欲踐魏祚以載多難耶又况大
事未定驕怠已生寵任非人不恤軍國其得至洛者藉一
陳慶之而遽地之是欲行而自斷其足也顓固無足言而
梁武亦何意耶彼亦豈為顓十人主之策姑以擾魏報劉昶
蕭寶夤之見侵爾是兒童之見戲劇之事也

上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伽服持法衣行清淨大
捨以便省為房業牀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羣臣以錢一億
萬折曰三寶奉贖皇帝三請乃許

佛行有五要舍其一也舍云者以物爲己累必弃而絕之
故自父母妻子始弃所難弃絕所不可絕則其心安矣此
舍之說也瞿曇身爲嫡嗣次當主國亦既取妻生子一旦
盡弃絕之以就其所願逃居深山苦形練志者六年然後
有成此舍之行也梁武既樂其說則當師其行并棄其國
無所不弃雖非正理庶乎其真學佛者也今爲帝王享天
位內畜姬妾外列官師富貴之崇子孫之衆宮室城池守
衛之繁猶以未足又命將出師爭奪于外凡有國之常無
所不爲惟恐失之烏在其能舍乎不師其行而樂其說既
不成佛徒然辱身蓋不特耳人非之爲佛道如逆磨者亦
且笑之也然則彼持齋者求達磨以言外之妙自擊神投
提耳武帝呵其惑爲無功德者不亦可取歟曰爲佛之

道者淺深精粗雖所得不同要其極數歸於珍戒倫理以之爲已則逆而不祥以之爲人則福而不公以之爲天下國家蓋無所處而得其當此乃儒之所當舍者弃而絕之可也

魏敬宗受制於爾朱榮恒怏怏不以萬乘爲樂與於陽王徽等謀誅之召溫子昇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末敬宗曰王允若即赦梁州人必不應至此意謂殺榮即赦其黨皆應不動也謀頗泄榮輕之以爲何能爲敬宗乃詐言皇子生榮入賀敬宗手刃之大赦爾朱世隆以帥榮部曲與爾朱兆共奉長廣王曄爲帝其黨四起魏兵屢敗敬宗爲兆所執縊殺之衰亂之朝宗室侯王爲強臣所立未有得令終者也以節閔帝陽瘖八年幾於仁者且猶不免然則當時非有次

立之勢不獲已而負荷國家者何必冒利而就害耶世之
愚者多智者少又况宗室貴胄耳目富貴見其可得也者
不前後慮其可失也者乘危而亂僥倖非意朝戴黃屋晚
飲醖酒前車既覆後車不戒利之没人如此嗚呼悲夫使
敬宗當爾朱榮密迎之際能審彼審己有不受也受而足
以興有不辭也辭而足以容其庶幾耶夫爾朱榮養兵三
世杖鉞六年其腹心爪牙之士衆矣雖爲人虐暴輕忽去
之甚易而其族黨涵恩爲用者豈一赦所能收也是則爲
榮所立弱亦不可強亦不可惟韜光孫言確乎其不接爲
可爾豈不難其人哉

魏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祖仁家祖仁一家三對皆徽所
引拔微齎金百斤馬五十疋祖仁利其財殺之送首於爾朱

北兆夢微謂己曰我有金三百斤馬百疋在祖之家非即掩捕祖仁如夢中之數移之不足疑其隱匿獲殺之

人死則氣散猶火焉盡則光滅矣何爲能見夢於人爾朱兆未嘗急捕元微而意其有金與馬也又何爲見微於夢耶元微以窮投我而祖仁以怨報德且利其貨而殺之刑戮之民也不有人禍必有鬼責矣元微嘗持大權享富貴其用物弘而取精多身雖死而其游散也緩且山南距洛一日而近耳怨氣交鬼理或有之或問氣散緩遽之說曰燭火一噓而滅篲火當風乃滅咸陽火鄴官火數月乃滅是其類也

魏齊州民逐刺史曹贇奔逃而死或盜其柩以歸上猶以子禮葬於陵次贇即紱也在魏更名

蕭綜信母怨望之一言不父其父弃軍外叛假手敵人之欲
滅其宗國三千之罪此爲大矣梁武之不忍也桐棺三寸
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其可也子而祈諸陵慈之過也

魏節閔帝下詔曰皇帝王之稱蓋逸爲冲挹自秦以來乃蕪
稱之子今但稱帝亦已廢矣

皇帝王之號應時而稱不可蕪也蕪二爲名則失其義矣
說者曰皇以道言帝以德言王以業言此自後世議之云
爾皇之爲皇也豈以道自居乎帝與王亦然是以知其非
故取義以立號蓋當時以是言爲尊爾是謂應時而變者
也譬之於父焉孔子曰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是父
亦可謂之尊又曰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是父亦可謂
之親然而曰尊父不可也親父不可也是猶帝王之不可

蕪稱也皇帝而可以蕪稱則謂之皇王亦可矣謂之帝王亦可矣以二者不可兼則知皇帝之不可兼也秦呂政不于古訓師心自侈而兼此名漢不之革後世遂因之以口筆稔熟之故而忽其義失之遠矣孔子以至聖之資加王於天載之春秋初年周無是稱也孔子將以詔後也兩漢而下自非大無道之君未有不致敬孔子者以其爲人倫之至爾敬其人當遵其教法其事然後不悖於道徒敬其人而不遵其教法其事則於道必悖故有天子者用春秋之法以天王爲號則名正理備而尊不可以加矣

初昭明太子葬其母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宦官俞三副求賣地云若得錢三百萬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於上爲吉上年老多忌即命市之葬畢有道士

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可以中延乃為蟻鵝及諸物埋於墓側或譖於上云太子為厭禱上遣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諫止由是太子終身慙憤無以自明及卒上欲立其長子歡為嗣銜其前事而止

佛之道以寂滅為至寂滅云者滅盡衆有心滅生滅并滅而寂亦無滅者其言之若甚難自正術觀之非如心與理一動與禮合智周萬物道濟天下之為難也雖然讀其書則當踐其行為其事則當有其功梁武學佛數十年矣大捨屢矣習空久矣當如瞿曇擊疑王位此乃舍之大者何乃疑其子之謀其國也均之為舍我以與子豈不賢於瞿曇之遠其父哉年已老而忘方深是數十年並說衣布養僧造寺一無所得莊周氏所謂終身不露者梁武其人矣

太子侍讀徐摛文體輕麗應對明敏上甚嘆異寵遇日隆領
軍朱异不悅乘間白上云摛年老意在一郡自奉上出摛為
新安太守

女無妍醜入宮見如若宮中無妬婦則何妍之不進士無
賢不肖入朝見嫉若朝中無妬臣則何賢之不達內有妬
婦者家道必衰外有妬臣者國政必敗徐摛之為人未有
以愈於朱异也特為上所寵任而异已媚之則奇才碩德
又安得譽效其君之側哉人君欲觀腹心所寄之臣以其
薦士之廣狹賢否視之亦思過半矣

魏高歡起兵討爾朱氏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
專不權有所立則眾將沮散乃立元朗為帝

嘗是時即爾朱高歡皆失策節閉雖為爾朱所立而心

惡之高勳爾來之人也而未相失然雄才蓋世已有重望
節閔何獨不知召使入朝委以夾輔則爾朱無能為矣高
歡未有所事而洛已立君何必用孫騰之計更復假建乎
遣使上表輸忠自達魏方多難必無疑沮之理如此則兩
得之矣不然聲爾朱弑君之罪伐義代之然後朝覲以臣
帝室亦相文之舉也乃初無定策惑於邪謀置君廢君猶
易奴隸兵力雖盛功伐雖高其行事不足稱矣

立西豐侯正德為臨賀王正德自結於朱已并言其失職故
王之

昭明孝子也 救邵陵之罪則陷於不孝况失其信臣也
而受正德之厲安得謂之忠為大臣者君以猜忌非罪珍
戮同姓則當力諫以止之若事非涉公則無與藩王交私

之義況正德外叛復還赦而後尋果寤治親已失刑矣罪
在悖逆不失爲侯何謂失職而更王之非得君專行政久
必無所憾而交社藩王蓋其害非遠器雖好文多藝而不
見理義之正故於武帝過舉略無裨救而又敗之易曰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異可謂小人矣當是時袁昂爲司空亦
不聞一言規正焉用彼相哉

魏高歡以所立元卽踈遠使魏蘭根入觀節閔帝之爲人欲
復表于蘭根以節閔神采高明恐後難制遂幽之於崇訓佛

寺

師必有名故古之師必聲罪必奉詞名正則言順言順則
事成自聖人作弧矢以威天下之後何莫田斯道也爾朱
季所入朝者問肅宗崩故也高歡所以戰勝者討天柱

我君也其舉事之名似矣歡既聲榮反以討兆逆則當易
其所行推公心爲忠事表見於世志出朽文之上以伊尹
周公諸葛武侯自期則天下孰與爭功而較德哉假仁甫爾
賊態遠彰發而閔而幽之乃兆之覆轍也夫爾朱榮以臣
國靖亂爲言而惡敬宗之親獄訟勤庶政歡既以我逆討
兆而又憎節閔之神采高珣恐後難制則所以異於榮非
者其間豈能以寸哉歡失二策皆由孫騰魏蘭根之說然
言之在人而聽之在我也用是見歡無宏遠之略而其後
之不昌矣魏累卅事佛其營造塔寺贍養僧徒至於貧國
所以然者爲求福利及子孫也財殫民困國隨以亡不聞
佛恩僧力少振救之而敬閔二帝皆廢死於寺中來世亦
可監矣

魏平陽王脩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見之脩曰得無
賣我耶曰不也曰可保乎曰稟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還報
歡帥文武奏表勸進乃爲朗作詔策而禪位焉武帝即位
富與貴人皆欲之然得之不以其道則君子不處焉况帝
王之位乎誠使富貴之欲不能自遏惟利之從則善擇利
者小必審安危大必許生死亦不冒昧而趨之也平陽王
脩所爲自暎於民者本避禍耳故閔二君豈遠事哉又自
知高歡之不可保且已非近厲無次立之勢又非素負人
望有必不得已之事乃袒裼赴燎塞裳滹波不思其甚矣夫
常情莫不畏死而愛生若處非其據禍辱必不得免而僥
倖居之是以百年不貴之身易一日燕喜之娛也故劉聰
夢死後當爲遼瀕國王則不復畏死而爭文化及曰人生

固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自古愚夫如是者可勝道耶

魏青州民耿翔聚衆掩襲州城斬太守送首來降詔以翔爲

兗州刺史

弑君天下之大惡聖人立法使人人得討之以天下之惡
一也取翔來奔梁雖疾魏然怒不廢禮蓋移魏境相爲戮
之則義聲北震敵人悅服矣旣不能殺又寵秩之是教民
以弑君之利也何以爲國乎人倫以三綱爲大軍政以三
綱爲本梁武顛倒至此者心入佛言不知父子之仁君臣
之義故爾

魏武帝伐高歡兵敗奔長安依宇文泰

高歡於孝武有援立之勞而無悖逆之跡孝武信斛斯椿
王思政護間不忍小忿以甘言小數而圖之事發無名其

敗宜也彼宇文泰欲取高歡而未得其便孝武乃千里自
送使爲挾資夫以分言之則歡親而泰疎以勢言之則歡
順而泰逆以地言之則洛陽宗國而關中外藩也而孝武
君臣之謀如此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不可救已

先是熒惑入南斗上以謔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跌
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勳曰虜亦應天象耶

江左帝業雖曰偏安然正朔相承已歷四朝垂二百年魏
亦稱帝雖得中土然盛極而衰不數年間廢弒接迹故晉
安帝末年彗星出大津入太微經北斗魏主嗣君問諸儒
以孰當災咎者崔浩以爲劉裕將篡之符後二年春裕欲
受禪指意纒發其夜長星竟天故王猛語符堅謂江南正
朔所在然則熒惑入南斗乃梁亡之應不在武帝則在其

子矣五行傳牽合附會以其異應其事混而不通然亦不能言其應之遲速久近也或遲或速或交或近人所不能推而必知有國家者恐懼脩省而已梁是時朱异為熒感象見于天武帝不知也乃跪而下堂欲以禳之其於格王正厥事不亦遠乎

魏高歡表於孝武曰陛下若還京洛臣當帥勅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臣則寧負陛下矣孝武不答歡遂立清河世子善見是為東魏孝靖帝

孝武之失高歡孽自己作若圖其討賊之勞嘉其匡正之績回思間關不在晉陽明詔高歡歸罪斛斯椿元士弼王思政三人重賤黜之以釋疑憾歡亦必憐然引袂表送封孫則君臣如初兵革息矣于是脩德行政選用賢才布在列

位愛養民力以固邦本使人主無過可議朝廷無事可指
高歡雖有他志亦奚自而作也歡雖擁兵實無自取之意
特欲專制朝權耳觀其以四十啓遠迎魏主勤亦可見而
魏主曾不一荅意謂舍高歡之逼而就宇文泰之安也不
思祖考累世據有中原建城郭宮室人有定志異乎夷狄
居宮廬逐水草避害趨利者一離洛邑委宗廟社稷而遠
依藩鎮是謂出奔自周無出則出奔者其位已絕矣所以
高歡改立善見未爲失義而黑獺尋殺孝武異於弑君人
主喜怒從違可不慎乎夫情有厚薄分有疎親孝武舍高
歡之親厚而就宇文之疎薄不知宇文規圖得已挾以令
諸侯耳泰豈不曰歡於君有援立之勞席未暖而猜忌生
弃之如遺然則何有於我哉嗚呼此其爲後世戒多矣

東魏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書下三日即行四十萬戶狼狽就道

遷國大事也必君與民皆不寧厥居然後遷然民情懷安雖不寧厥居猶憚遷也則必丁寧告諭俾曉然知安危之大計寬其期日制其先後衛其道途暴露飢餒盜賊之厲立其坊里巷曲業肆屋廬之所不使生怨咨傷和氣然後民樂於遷矣今魏已都洛四十年其宮室自孝文初徙十年而後成以爾朱榮廢暴不恤初欲遷移登樓見帝居之盛歎息而止而高歡於三日內逼逐四十餘萬戶狼狽入鄴其視人雖驅牛羊逐雞鷄不至若是烈也此四十餘萬戶何啻數百萬口老倪乳病昏喪貧窶不得其所者多矣伊尹曰予視一夫一婦有不被澤如已推而納之溝中賀

六澤夷狄之豪也其亦不仁甚矣哉

魏孝武與丞相泰有隙飲酒遇配而殂泰立南陽王寶炬是為西魏文帝

宇文泰高歡一時之傑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志而歡先得之魏之廟社官司皆在洛考武西奔乘輿法物不以自隨依泰以安泰因而挾之其為君也微矣彼曹公之挾則不然為泰計者初能奉迎則直至洛邑不至洛邑不并國而挾則不如其已閉關養民俟高歡廢弒或其嗣子革命自立然後整罪出討苟有天命其勝必矣豈不賢於事奔逃衰替之君弒而又弒狐媚以就禪代乎若孝武者貪非所據忘勲弃勞披節閔帝與安定長廣二王猶已之迫於權臣皆非得己也尚皆殺之方艱難困蹇在人爪吻之間

而又觸情縱欲斷孽強臣是有十死而無一生也何足恤哉

東魏歡納敬宗之后爾朱氏

昔吳闔閭伐楚克之君舍于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孔子作春秋曰吳入郢號舉者狄之也伐國者討其罪人弔其百姓斯已矣乘約肆淫亂男女之醜是夷狄也夫君舍于君之室其體為敵尚且不可今也外諸侯而妾天子之后其罪云何雖歡本夷狄之人不足深責然既中國居而受王爵以表百條建宗廟以傳子孫矣爾朱之事又豈所以為訓乎彼澄洋及緯觸情縱欲有自來矣

西魏素用蘇綽為著作郎一日問以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復問以政事綽指陳為治之要素大悅

即拜綽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按
程式朱出黑入及計帳戶籍之法

蘇綽有行義達治道亦良相也所以然者綽知歷代興亡
故也宇文泰亦以兵爲強爾自是始爲裕民足國之政蓋
綽啓之雖然惜哉問天地造化之始綽應對如流而史失
之也夫天地造化有始無始此五經所不載孔孟所未言
不知綽所對何說也或問天地造化果有所始乎無所始
乎曰陰陽者天地之氣也造化者天地之事也乾坤者天
地之性也覆載者天地之德也而未有知天地之始也揚
子雲所謂鴻荒之世者亦仿像而形之耳莊子所謂至德
之世者亦推高而論之耳極亂生治其間即鴻荒也興國
人淳其時即至德也然則有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

由是言之先後不相傳耳目不相際者備命也安知其
所始不知其所始之成知其所終也然則終不可知乎曰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既曰生是其始矣天下未有不可知
之理也異端之學不知天地日月星辰風雨雷霜之故者
以理爲障也深於易則太極在我矣太極在我一日百終
一始可也參于萬歲而一終始可也

爲文帝作皇墓寺以追福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弘氏自湘
州買巨材東下南津投尉孟少卿欲求婿於上經弘氏爲劫
而殺之汝其材以爲寺

古人有求福之道矣曰作善曰昌善曰精夫曰酬命能知
是者仰不愧俯不作無人非無鬼者其善福也福者備也
備者百順之名非如金玉珠寶等有形之具以之可挹也

善論福莫如荀卿氏曰福莫長於無禍是言積善人而
言之也至西域乃有冥福之說謂人死而靈識有所往子
孫當誦佛經為佛事飯佛徒以資之是又謂追薦是之謂
大孝凡十有餘年其筆遂為一書以常達人覺之萬有
一焉愚者不信滔滔自是也其說千緒百端互相彌縫以
防其敗固未易必爭舌辯姑即一事驗之其言曰誦佛名
號若下漏令死者獲福不可計今取死罪囚使僧大擇佛
名號之能濟救苦惱者晝夜誦千方囚也能免乎死庶乎
其可信矣假如有資福之事而武帝之臣誣人而殺之奪
其美材以充寺用方且為其父滋罪何福之有

丹揚陶弘景博學多藝能充官隱居茅山上早與之遊友即
位恩禮甚篤國家每有大事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

臨終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毀遂化翼
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故弘景詩士

弘景隱者也居山中而預朝廷大事非不在其位不謀其
政之義也以與帝有舊且數蒙招致欲有所言造朝而言
之可也且武帝時大事之失亦多矣虞身則事浮屠夏家
則無義方治國則政刑不修對敵則師旅無名數十年間
駸駸入於亂士不聞弘景有一言以省帝心也臨終之詩
亦何益哉然則弘景身雖隱而非知道者矣客有問弘景
吾欲注周易本草宜何先對曰易宜先客曰何也曰注易
誤猶不至殺入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弘景
爲知言曾不知本草所辨動植之性注而或疑其害有數
也易之爲書盡性至命而開物成務不明其義而以為玄

言如王彌何是之徒既自喪其身又云人之國至於天下
板蕩神州陸沉數十年而未止其所殺豈與本草一物之
害比哉王何談易而已其效已若是况通談六經而設者
又如何耶弘景之言於是大失而其注本草固亦多舛也
方是時土壤斷絕弘景於藥物之出乎江之北者多以意
度耳剽而論之鑿家者流往往訾以然未善然則其所注
本草殺人亦多矣

東魏歡伐魏魏秦拒之遣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歡歡
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
營若警夜者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秦至引兵會之秦少
兵待之歡見秦兵少爭進擊之秦兵奮起歡大敗殺甲士八
萬棄鎧仗十八萬追至河上而還

高歡之為是役也以宇文拔恒農取諸城堡俘戰士八十
也而報之兵以忿與紀律不嚴魏以三騎雜入其軍聽其
號令知其虛實而歡弗覺也既而大敗所喪十倍於前仗
豈又十餘倍焉夫幾如是而國不亡孟子曰爭地以戰殺
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是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
容於死孟子之所謂殺者殺敵人耳今戰而大敗陷民於
死縱以此得國非積德累仁而祈天永命也終亦必亡而
已矣

秦然頭兵可汗以兩魏分裂數為邊患魏秦欲結婚以撫之
令主廢乙弗后納頭兵女為后魏主從之頭兵遂不報東魏
之使

宇文泰欲固圉而使八主廢賢后取妻女一舉而不仁不

智無禮無義兼之矣夷狄惟利是從且魏與秦然世仇也而竇炬之爲君微矣柔然非有所顧顧天豈肯一心專力而與魏且君有賢后而使之廢之繼又無之孺孺之文尋亦自斃而柔然且塔高歡而與之親矣惜哉秦之爲此也若邊境得人以口噤爲守柔然雖大何畏焉方是時蘇綽爲秦謀臣燭潛於此而無蔽止何耶

魏以宇文測行汾州事測爲政簡惠得士民心東魏入數來寇掠測擒獲命解縛引與相見設酒殺待以客禮并給糧餼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慙不復爲寇

羊陸交歡邊境效華元子反者也宇文測待來魏人效叔子者也以利言之可爾非大夫出疆之正法朕有畫虎不成者爲敵人以計入之則城之覆也不難矣僥倖倖趨利事

功雖成君子猶耻之此固非黑損之所及也

東魏歡以諸州調餉不依舊式悉令以四丈爲匹喪亂以來公私困竭民多餓死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飢饉

自古未有務農而亡國者農者天下之大本軍國之用無不資焉然惟知王道者乃知恤農假仁者次之恃力墜兵者多不以經意猶人跳梁激諍馳走不息而無食以養之不能二三日而整美高歡用武至是旣十年煥廢之詔不頒勸農之官不建勸農之政不施初閏準式調餉置倉儲穀而已可謂知所先務乎是時河南州郡困於戰爭鞠爲茂草而魏自正光以後僧尼至二百萬人若使自相配耦授以荒餘之地給其牛種置田官督護之不四三年足食

足兵富強孰禦焉

東魏高仲密娶程暹之妹既而弃之由是有隙暹有寵於高澄澄歡之子也仲密後娶李氏美澄強之不從衣服皆裂仲密怨澄反爲北豫州刺史遂以兗州降魏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欲殺之澄固請乃止魏泰前諸軍應仲密歡將兵十萬討泰戰于邙山泰軍大敗虜督將僚佐四十八人彭樂追泰急泰謂之曰我死豈有汝耶樂乃止明日復戰歡大敗悉俘其步卒歡步走賀拔勝追之粟力垂及而逸去既而歡復振泰不利而適殺追之而不敢逼泰入關歡至陝

高歡之爲此役也乃其子澄有宋督之感故仲密奔魏以致魏師而歡不知反歸罪於崔暹是莫知其子之惡也仲密娶程暹妹而出之何怕乎暹之怒也澄悅仲密妻而逼

之何怪乎竊之叛也是宜以縱欲責淫以誨子謝仲密魏
師何自而來哉今不能治內惟角鬪是務非但夫步卒數
萬人而歡幾爲契丹所及澄以一婦人老故危其然而喪
其師其罪大矣而宇文黑獺亦未爲得也仲密必虎牢來
歸遣銳將扼偏師爲授自足以收黨附之心而不幸高歡
之勢矣貪於境土董衆親行一月而失晉將四十八人不
爲敵禽者尋之間耳詩不云乎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佞
不求何用不臧不佞則能懲忿不伐則能室怒然後貪憤
之兵不舉矣泰歡貪憤不能止也悉力酣戰死不自保不
知德行故也

陳元康詭歡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幸而大捷之役我也當
乘勝追之歡慮泰有伏兵不從遂喪期

高歡平人素未有以大相過也西魏文物差修為賢耳書
曰同力度德同德垂義歡恭之德義猶魯衛之政而其力
則懸矣也是以相勝相負而不能相併當可乘之會則智
有所困下不敢前滑曲之戰高歡為客大敗眾散恭若從
季穆之謀必不免然不果用也中山之戰宇文為客大
敗退軍歡若從陳元康之言恭必不免然不果用也自此
之後二公不復對壘而京西之勢適平雖曰人事抑天數
歟

魏與柔然謀伐東魏頭兵可汗欲以女妻歡歡猶豫妻妃曰
國家大計何疑焉歡乃聘之妻妃避正室謂歡曰勿復相顧
以生彼疑

婦人從父者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高歡身為國在薛異

姓王法度所出風化所繫也以利害之故有善而爲無事
黜其正室聯合美女亂倫滅理是中夏居而夷狄行矣時
惟一柔然故取其女得以離宇文之交而息其兵假有敵
國四方交至必爲之墻而後可則其妻不勝絀矣一何計
之鄙且辱耶

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其一以爲今戶口減落郡縣不堪
哀削惟事勸歛民怨流移使者繁數所至漁獵無厭長吏因
之貪殘雖降復業之詔而民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爲風俗
侈靡宴飲逾制宜導以節儉其三以爲百司奏事恒欲詭競
求進願責其公平之効黜其諛諛之心其四以爲宜省事息
費凡興造有非急者皆宜停罷上大怒執責之曰朕有天下
四十年公車讜言日關聽覽知能止事有不願言者刺史暴

橫其使者漁獵士民飲食過差若如嚴禁忍益苛擾朝廷性
牢久不幸殺若有會同某說而已我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
食凡所營皆資權借御去耳導以節儉朕居瓊一床之地
不飲酒不好音聲三更治事日具方食爲誰爲之救物故也
卿又曰百官奏事說競求進今不便外人呈事誰爲其任專
委之人去何可得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趙高王莽呼
鹿爲馬又可法歟

南史文雖荒蕪然亦粗備若如武帝所謂公車議言曰
關聽覽則史豈有不載者今考之獨汪子四書上封事極
陳時政得失而買琛繼之琛疏史猶載其語而子四所論
仍無傳焉以武帝有國四十餘載謚言止此政可知矣尚
以日聞者蓋臣下豈非均乎夫琛目擊時事是以粗條其

曰若誠聽納而召問之則暴橫貪殘之主名可得矣夫風俗侈靡飢寒之本也善為國家者雖躬行節檢又必為禮制世不得踰越令出必行又安有苛擾之患哉誠使禮制既定則雖太牢而祭大亨奉鬯乃人主所當為又何以蔬菜為哉今武帝不立禮制致風俗侈靡而守宰貪殘為良民害則雖布衣糲飯適足自苦無益於人也凡公卿而下至於民庶乃有私藏非己所蓄則他人物若管物也惟人主不然故曰天下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今武帝謂不食公食其用匠徒資於傭借是有私藏也私藏非由天降地出不謂國家之物謂之何哉周公作無逸戒成王自古聖賢之君罔或不勤武帝夜半而起日昃而食勤亦至矣而國破身殛何也所治者事而非政也治事而不修政猶

人理鬚瀆整科扶曼澤怡面而元氣索然故枝葉未有嘗
根本先撥矣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言是也如趙高王莽
固不可也如得賢人君子而用之不專亦不能成治功矣
且武帝雖並置僕射三公等言而心所信向惟殊弄一人
舉侯景爲總帥呼確爲馬不是過也然則其屈折賀琛率
用強辯正自未能服其口又安能服其心乎迹其顛倒迷
謬良以所學不正而已學道者人君急務苦心忘餓形體
清修寡欲而不知正道是以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與殺無
日矣

中大同元年三月庚辰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四
月丙戌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
爲之除詔曰道高魔無善障生當窮茲土不倍增也

百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放值使暴亂而止

讀書固多就其中擇其精要者不過四五種而已梁武所講盡不及焉以此見其雖溺於佛而亦不知佛也江南雖小然號為帝王則一日二日之間幾事貴少哉乃留居僧寺至于逾月必以境內晏然無所廢興也而不知所失多矣浮圖之災蓋天火之所以警戒也方且迷而不復歸於魔障窮極土木以肆狼心焉在乎其清心能舍也魔障之說佛家者流以況異已不信之人豈真有是哉而武帝用之昔孔子圍於匡七日不食猶弦歌鼓琴顏子入見曰夫子之道大哉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未嘗以相難為魔也魯平公將見孟子孟子止之孟

子曰行止非人所能為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未嘗以城舍

爲障也此君子處己處人之正道也豈異端之地哉

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給尹丹陽繹在江州紀在益州皆權倖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

武帝從珍倫之道昧於君臣之義父子之恩義方未修家政大壞己方臨御而諸子已有相圖之心不能知也所謂治事而不及政豈不然哉武帝既已失矣太子綱若以幹蠱爲任起敬起孝熒和兄弟則雖有急難外侮其禦矣莫親於兄弟尚且蓄兵以待之則非吾同氣者誰實可信嗚呼武帝不善保國重以簡文雖欲不亡不可得也

大清元年正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日食將既此大變也其爲人君侵侮之象著矣豈熒惑入心之此哉而武帝不以爲懼豈懲眈而下堂之失耶抑天

奪其鑿也夫上天變異自古善言天忠於君者未有不以爲儆戒之符也觀天變而不懼是不以天子自居而自然于天矣其亡不亦宜乎

丙午東魏高歡卒侯景與世子澄有隙辛亥據河南叛歸于魏誘魏豫襄廣三州刺史執之欲襲兗州不克遣丁和來上表請舉河南內附先是正月乙卯夜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明日告朱异异曰混一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以乙卯日定計上益神之乃定議納景

夢固非一端然武帝之夢想所生也是時梁境晏然帝心未嘗不在伐魏自即位以來屢北師矣未之有得此其所以夢乎然國家大計當以義理斷其可否豈有憑一夢而決者假如或夢以國與人遂行禪讓可乎帝既不能自克

朱异又從君之昏以諂成之悲夫且正月丙午高歡薨侯景逃以辛亥降西魏方圖豫襄廣充等數州乙卯辛亥纔四日豈暇定南歸之計丁和蓋已聞帝夢或朱异告之歟帝曾不察而益神其事蓋貪欲敵心故莫能見也歡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及澄當國恬慢頓甚

高歡圖霸功不足以贖過其所以有後者知改過也凡握兵強臣威勢已就苟有過舉往往遂非拒諫莫肯回心而鄉道也且孝武西奔非歡逐之而歡自以爲醜降心刻意重靜帝其孫君臣相安十有餘年宇文泰懃德多矣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高歡有焉

上命蕭淵明堰泗水以灌彭城侯得彭城進軍與侯景掎角東魏高岳救彭城梁其大敗淵明等皆爲東魏所禽上聞之

嘆曰吾得無復爲晉家乎東魏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其略云侯景堅子自爲姦逆而僞朝幸災忘義斷絕鄰好獲一人而失一國知者不爲也今乃授之以利器終恐尾大不掉狼戾難馴不肯爲臣亦欲稱帝且梁王操行無聞年既老耄用舍乖方廢立失所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終使荆棘生於建業麋鹿遊於姑蘇耳其後皆如弼言

改過者帝王之盛節聖人之至教也梁武雖納侯景遣將出師旣敗於魏人則懲創前非猶可及止豈至遽如西晉乎又况杜弼檄文指陳闕失雖涉詬詈而事理可推梁武若能虛其心平其氣反躬自責盡革弊政修明軍紀選授將帥固長淮之險以堅守江左雖侯景前驅高澄繼至猶不足慮而智不及此以至於亡豈梁德告終天實厭之歟

不然何其速也。在易之復言有失而後有復也。其遠未遠而能復，復之善者也。志在親仁比而復之，復之吉者也。屢失而屢復，復之危者也。衆不能復，己獨能之，復之道者也。居中體順，以中道自成，復之无悔者也。以陰居君位之終，迷不復，善反君之道，復之凶者也。武帝之失多矣，遠矣，於是而勉焉為復，猶未知其如何，況於迷而不復，其凶必矣。故有外來之災，有自作之咎，用師大敗，身死國亡，其惡如響，可不戒哉。今夫聖人之教，以改過為功，而釋氏之術，以懺悔為急，改過者知非而不重為也，如滌垢如磨玷如補壞闕如去疣疢，昔時所是，今而非之，故有日新之益而行以美德以隆也。懺悔亡者以言謝之而已，小罪則小懺，大罪則大懺，多罪則多懺，今日罪明日懺之云，罪亡矣，明日

罪後日又懺之云罪消矣如此是懺無時而已而罪亦無時而不可爲也雖弑父弑君天下大逆苟能歸心佛乘深自懺悔則猶無過也天下有是理乎故凡爲佛學未有一人以改過自治者或遇刑法或逢怨敵則歸之於魔障推之於寬對其失彌遠故其心迄不正而身迄不修此學者所宜深辨不可以惑焉者也

初歡臨死謂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常有飛揚之念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景者惟有慕容紹宗耳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及景來奔澄令紹宗追之景謂紹宗曰景死公復何用乃縱之去

紹宗之才誠足制景由數信知人矣而故不貴之留以遺澄則所以待紹宗者有未盡焉唐太宗亦用此委李世勣

於高宗後之論者以此兩君爲賢曰寧其身無受人之名而使其子孫享得賢之利是皆失之也伊尹之稱成湯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成王將崩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以至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同受顧命蓋平日儲養賢才以遺子孫推誠盡禮各得其道豈用私意小智軒輊屈之而使子孫以利祿誘之也使其臣利祿之人也則可使其臣不以三公易其公不以萬鍾變其義也又安得而用之彼紹宗世勳利祿之人耳故紹宗速侯景不盡其力而世勳事高宗不竭其忠其君臣得失豈不明且驗耶

太子講莊老詹事何敬容退謂吳孜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其爲我乎

何敬容之言是也然老莊之害未甚於佛敬容爲大臣卜
餘年見武帝奉佛舍身不修國政曾無一言諫止之今傅
儲君心知講老莊之非又不面陳而私與同列論議且國
將爲戎豈小故也此而可隱孰不可隱敬容於是乎不忠
之甚矣

澄謂淵明曰先王與梁和好十年不意一朝失信若梁不忘
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諸人並當遣還淵明乃啓上上與羣
臣議朱并以和爲便傅歧曰此高澄設間以疑侯景耳若許
通好侯景意不自安必爲禍亂上厭用兵竟從異言

高澄雖夷狄然方事魏以立國與之爲鄰豈不賢於侯景
遠甚武帝貪小得忽大計絕魏而納景已大失矣然事無
兩立者若與景則絕魏與魏則却景均之不兩立而一是

從則拒景不受通魏如初猶未失策也修鄰好納叛臣
二者並行無不敗之理矣傳歧忠謀破的而帝意厭兵是
以朱异甘言得以入之所謂逢君者也

澄遣諸將略地江淮復三十二州

梁方有侯景之擾而東魏求和一舉而數利并矣既使侯
景生猜又使梁境弛備偏師散出遂取二十餘州梁王老
衰既貪且畏盛時英繁蕭索殆盡昔武王伐紂尚父鷹揚
年皆八十有餘猷方壯德方新也堯舜穆王皆享國百歲
堯舜聖人固無怠忽穆王賢人耳猶能荒度作刑以詰四
方梁武未至是也加之不冒色不從禽不近酒樂清修如
此而應酬幾事思慮短淺智識昏然殊非建牙樊沔之日
是何也奉佛以弱其心志茹蔬以戕其氣體日入於衰朽

而不自覺也不亦悲矣

侯景聞上與東魏和親遂反以臨賀王正德當懷憤恨與之
合謀朝廷聞景反不知正德有叛意以正德都督諸軍正德
遣大舡數十艘詐言載荻密以濟景景遂度秦石建康恟懼
侯景能濟江由正德舟楫之助正德能反嗟由朱异失職
之薦景固亂臣正德固賊子异乃亂賊之媒也而梁武終
不悟焉使异荷榮祿之恩爲父長之屬當正德外叛而歸
正明其罪咎上黜之遠服則子有不孝之心者亦知戒矣
當侯景叛國而來照灼其情咎上拒之境外則臣有不忠
之意者亦知懼矣二者皆失之然則非景與正德能亡梁
也乃朱异亡之耳

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卒于上痛惜之

梁武無正心之學甘受佞人而杜絕忠諫朱弁所以獲君
心意者入于左腹也在易明夷之四近君之地而六君之
是小人在高位以柔邪順其君者也明夷六五之君其明
既傷矣故柔邪之人得自其幽隱以入其說不由顯明以
道合也言入于左腹見其交之深矣其心既盡然後能行
之于外于出門庭也不深得其心其能無悟耶國家之敗
常必由之商之廉來秦之高漢之恭顯梁之昇唐之林甫
盧杞楊國忠如一轍也而其君愛之重之死而悲之亦莫
不然夫惟乾剛之君至正至明然後免此患矣

上常疎食圍城日久蔬菜皆絕乃食雞子

古之時禽獸嘗逼人矣聖人教之網罟佃漁則為民除患
而已因以制禮焉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其

用禽獸亦猶淘水火土木金穀適可則止然爲之教戒亦甚備澤梁之入罾羅之設則以時鹿耳胎天獲巢射宿則有禁自天子至於庶人祭享燕食皆爲之度數貪于飲食則雖強宗大姓施流放之刑暴殄生物則雖天位殺通被誅死之罪聖人之爲是其愛物之心可見矣所爲烹割炮燔熬煎捶醢醢脯鱗腊之亦猶范金合土斲木治穀各盡其理以備萬物之用自仁智處之則爲裁成輔相之道自不仁不智者觀之則如釋氏物我同命之說此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上古列聖開物成務因貳以濟百姓不使不殺豈不知愛物哉而其功至於鳳凰儀鳥獸舞鳥鸞咸若反不可勝用亦可思其故矣自佛氏以不殺爲教謂犬豕牛羊皆吾宿世之祖考眷屬也而行之莫甚於梁武其

心未必不非笑堯舜周孔以為不慈不悲也臨御垂五十年
 某羹糗飯以奉養宗廟實宴不復血食果有報應福利
 者國祚靈長臣忠子孝叛亂不作壽考無期斯為驗矣乃
 一切不然禍亂既興太平之民百萬之眾十喪八九千叛
 其父弟反其兄叔姪骨肉相圖至盡人既如此物產亦不
 得其所然則向者茹蔬不殺之陰功果何在耶且佛道以
 無生為至其教本為一大事一大事者生死是也武帝在
 強從事以及老年猶不悟死生之理被圍受辱眷眷餘齡
 食肉破戒前功皆廢則曷若厥初慎擇正道安處常理之
 為善事佛學者生民之大靈也梁武行事殆天啓之使破
 敗昭著以懲後來歟不然何其清躬苦行斯尚崇恤而不
 獲嘉報也觀梁武本末尚不知佛學之非又從而為之說

以自解焉則亦末如之何矣

上憂憤成疾而崩侯景迎太子即位太子嗚咽流涕不敢出

聲

君子之言堅才多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梁武子孫凡數十人獨昭明仁孝而早死其孫大器姪孫確志氣自立餘皆凶愚貪猾惟利是嗜無復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是夷狄不如而禽獸之類耳伴守承平尚不足恃況國已僨安能復興乎簡文至痛在心而不敢哭希大利于逆賊且生死之柄侯景握之猶欲來容以位為悅其識趣如此而梁武以圍中大事付之宜其見機不斷受給不悟召亡取辱無所不至使其知蔡世子有為子之道亦知所以自為矣曾劉湛姚佛念之不如何足悲耶

東魏高澄爲膳奴所殺

高歡身冒矢石辛勤百戰變家爲國澄爲世子以冒色之
故幾陷其父斃于馬稍其父自病遂君事魏書恭謹以終
其身而澄不承先志肆爲恃慢毆而幽之忠孝俱亡天理
所不貸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苟曰無以求之膳奴之
刀何緣而至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一